

有阴晴圆缺  
有悲欢离合  
记生活百味  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  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  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2023年12月13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许若蕾

校对：曾艳

# 娘在女儿的怀抱里离开

□ 刘固霞

2023年初冬，一个周末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回凤都老家看望老娘。娘从发现肿瘤算起，几近六年。没想到这次回家竟成诀别！

今年春节过后，我隐隐觉得，娘的精神头大不如前。她时而明白，时而糊涂，说话跳跃度大，重复率高，有时不知她想表达什么意思。即使这样，我也心满意足。因为娘在，心里就特别踏实！

每每回家，总要陪娘说说话，给她按按摩。这些年，水肿一直噬着娘的身体。我按摩娘脚上和腿上的穴位，如涌泉穴、三阴交、足三里等，想用自己学到的皮毛功夫替娘缓解痛苦。娘觉得舒服，咧着嘴朝我笑。

娘原住旗台老家。三年前，市里建设化工园区，村民响应政府号召，老屋拆迁殆尽。近些年，娘辗转颠簸，由大哥、小弟轮流照顾，嫂子和弟媳尽心呵护。

最近这段日子，娘住在哥哥家。我上次回家，给娘买了两身保暖内衣，她舍不得穿。我和嫂子好说歹说，她才答应换上。换时发现，娘的右乳有些异样，肿得明晃晃的，像充满气的气球。我用手一摸，里面果有大大小小的硬块。我又摸了摸娘的胸口，周边竟有一个苹果大小的硬疙瘩。我知道那可恨的、不可言说的细胞已经转移。窗外梧桐树上，乌鸦呱呱乱叫，叫得我心烦意乱。

恰巧这天哥哥上班去了，我看见嫂子端着一碗水，用汤匙小心翼翼地给老娘喂饮。老娘的舌苔苍白呈芒刺状，舌头像是不会打弯了。我有些放心不下，便问嫂子：“娘这两天吃得怎么样？还能起来坐坐吗？”嫂子说：“吃得不少，能坐。”我悬着的心才略微平复一些。

午饭，嫂子给娘下了十三个水饺。我扶起老娘，然后抱着一个包裹给娘亲倚着。娘坐不稳当，身子歪歪斜斜，我就用自己的脊梁给娘当靠背。和娘背靠背的那一刻，我仿佛回到小时候，娘背着我做游戏、唱儿歌的情景！

娘半闭着眼睛，吃了嫂子喂的十个半饺子。娘咽了咽口里的残渣，我又给娘擦了擦嘴巴，想让娘躺下休息，我慢慢地、慢慢地把娘亲放在床上。我突然发现娘有些不对劲，先是嘴唇发紫，嘴角淌出黄绿色液体，我接连用卫生纸擦拭干净；后来娘绛紫色的舌头堵住“飞门”（中医中的七冲门之一）两次。一种不祥之感从我身后袭来，我恐慌不安起

来！我怕娘咬断舌头，就用手给她撑着嘴。接着听到娘喘了两声长长的粗气，便再也没有了声息。我哭着给娘招“人中”，大声喊嫂子快拿银针针灸，一一刺破娘的十指尖放血急救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。

我哭叫着抱紧娘，搓搓娘的手，摸摸娘的脉搏——娘的脉搏消失了，手上尚有余温。娘啊！女儿无能，救不回您的命，您就在俺怀里多躺一会儿吧……谁承想半小时前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刹那间阴阳两隔。我的泪水哗啦啦地往外流。

按照乡俗，老人临走时需要闺女打扮。娘一生爱美爱干净，我给娘洗了脸，涂上化妆品，又洗了脚，擦了身体，让娘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、无牵无挂！娘啊，这是闺女最后一次为您梳妆打扮，此后永远没有尽孝的机会了。

从我记事起，娘总是忙忙碌碌，一天到晚不得闲。天不亮，就忙着起来做早餐，有时一早晨需把饭菜温三回。伯父、父亲、哥哥、姐姐在县城上班，他们必须早起早吃，要温一次；我和弟弟、妹妹上学比他们晚两个小时，要再温一次；年迈的爷爷、奶奶随起随吃，再温一次。娘白天出工，专挑重活、累活、脏活干，为了多挣工分贴补家庭。晚上，娘还要挑灯夜战，忙完家务再给全家人缝补浆洗。常常看到娘的手腕上、臂膀上，膏药贴了一茬又一茬，她从不叫苦喊累，像个铁打的人。

娘一生伺候走四位病人：爷爷、奶奶瘫痪一年有余，娘不嫌脏不嫌累，为老人抠屎接尿；伯父、伯母身患肠癌、肺癌，娘全程陪伴。娘49岁时，又送走了我的父亲。父亲去世后，给娘介绍对象的人踏破门坎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均未成家立业，天真像塌了一样。娘望着这一帮孩子依赖的目光，以泪洗面，并发誓不再改嫁！娘委屈了一生，而今儿孙满门、四世同堂，本该享福的时候却走了！娘就是“打下牙往肚子里咽”的人，她从来不愿麻烦别人，就连自己的儿女也不轻易支使。娘啊，我说这些，您能听到吗？

娘走了，享年91岁。父亲在天堂里孤苦地等了她半个世纪。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愿父母在天堂里仍续前缘，再启新生！

## 冬天的温暖

□ 肖刚

我从小就喜欢冬天。小时候的冬好似格外寒冷，冰凌时常像钟乳石一样倒垂在草檐上，冷阳斜照，寒光刺目。凛冽的风似包裹着隐形的冰锥扎着人裸露的肌肤，就连哈出的热气也被“冻出原形”。

一到秋深，母亲的眉头便常常锁起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像添置冬衣这样的事也会让一个做母亲的感到彷徨无计！记得那时，母亲把棉衣拆洗后，比划着我们又长了一截的身高，叹着气。最后，她把自己的棉衣做给老大，老大的做给老二，老二的做给老小，老小的拆了加上每件棉袄匀出的一点点棉花，她自己的棉衣总算也有了着落。只是母亲的棉袄越来越薄，越来越旧。母亲没有上过学，但她却用这样的法子让我们都有了可身的棉衣。于是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母亲都会就着昏黄的灯光忙碌到深夜，赶在冬天的第一场冷空气来临前，把我们的新棉衣安排妥当。那些旧棉胎已被母亲用细枝条一点点松、弹匀，穿在身上轻快又暖和。

棉衣有了，但里面却还是“光板子”，那时秋衣秋裤还没有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棉衣里空空的会灌冷风。行到野外，寒风像一个不怀好意的野小子，把一股透骨的凉塞进你的衣领里，看着你激灵打个寒颤，赶忙缩起脖子，抄起双手，它才会心满意足地呼啸远去。每次回家，母亲总是先挨个检查，看有没有谁冻肿了手脚。母亲早就备好了茄桔，用茄桔熬一锅热水，是治冻伤最好的办法。所以，当看到小伙伴因为冻疮疼得倒吸凉气或痒得不停抓挠时，我们就常常庆幸有母亲的细心和疼爱。

在那个既没有暖气，更不知空调为何物，甚至煤炉晚上也舍不得加煤的年代，冬天是一种不打折扣的冷。早上起床，棉衣像盔甲一样冰凉坚硬，咧嘴缩脖子地套到身上，半天也暖不过来。而母亲总是早起，把早饭做好，炉火也就旺了，她会把我们的棉袄挨个烤热，再将我们喊起来，暖烘烘的棉衣一下子捂在裸露的脊背上，感觉每个毛孔都在惬意地舒展。

上班后，我被分配到离家三十里的一家单位。当时，摩托车刚刚兴起，为了上班方便，我买了一辆摩托车。买摩托车时还是秋天，骑摩托车感觉既时尚又拉风，可没得意多久，天便冷了。上班路上，冷风像冰水一样泼了前胸浇后背，裸露的脚腕先是生疼后是麻木渐渐地竟失去知觉。我瑟缩在摩托车上，感觉真的是“受洋罪”！母亲自然是不知骑摩托车会受这种苦，待知道后，当晚便翻箱倒柜，找出了那件家传的狗皮袄，说要改条狗皮棉裤。母亲说狗皮压风，腿不经冻，冻成老寒腿，到老有的受。看母亲一点一点地拼接着几块碎狗皮，有好几次，针扎到了她的手指上……夜深了，我催母亲休息，以为她会等到天亮再做，一觉醒来，却见新做的狗皮裤已叠放在我的床头。后来，母亲看我脚腕处“防御薄弱”，又给我做了一双高帮的棉鞋。装备都齐活了，母亲却还是怕我冷，每天早上，天不亮就爬起来熬稀饭，一碗热热的稀饭喝下去，身上腾起细汗，暖烘烘地穿戴齐整，哪怕是再恶劣的天气也不觉得冷了，那种时髦拉风的畅快感又回来了。

到现在，我还是不喜过冬。但我却感激冬天，因为冬天的寒冷，让我感受到了母亲的爱，因为母亲的爱，让我感受到了冬天的温暖。小时候只觉暖的是手脚，长大了，才觉暖的是心头。

## 校园初雪

□ 李芮

“老刘！下雪啦！”

“是呐，早上老二还跟我说想去雪地里打滚呢。”

这是我来到办公室听到的第一段对话。对桌的两位老师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被称作老刘的那位的大儿子比我还年长一岁。可时间无论来到人生的哪一步，人们看到初雪依旧会惊喜无比。

冬日景致，我犹爱不期而至的雪。它如调皮的孩童，轻一下重一下地将人间覆满白色精灵。在它来去无踪的挥舞间，嗅不到一丝烦腻。你瞧，它兴冲冲地闯进欢气腾腾的校园，惹来一阵又一阵欢笑。眼前的孩子们你追我赶，跑着、跳着，摔倒了爬起来继续笑，好不热闹。楼下不断传来的音符让我越来越向往，拉好拉链，戴上帽子，和同事相视一笑，走，玩雪去！

路上的雪已被男老师们清扫干净，此刻唯一洁白的圣地便是前方的操场了。上课铃声响了，孩子们一步三回头地迈着“艰难”的步子走回教室，嘴里念叨着待会儿先从侧面悄悄过去，之后再快速一击，一定会投中的。仔细一听，原来是打雪仗的“军师”正在排兵布阵，想必下个课间几支队伍将要展开一场大战了。

目送孩子们回到教室，我们来到满是脚印的操场。杂乱的脚印已分不清是多少人留下的，但空气中弥漫的欢快丝毫没有被风吹散。忽然，一串五颜六色的小小身影蹦跳地映入眼帘，看身形，是实小附属幼儿园大班的孩子。他们蹲下抓雪，站起来扬雪，我赶紧用相机定格这可爱的画面，在静态的图片里依旧能看到他们动态的快乐。

正欲“打道回府”，转头又看到另一群孩子。心里正纳闷是怎么回事，便听到前头的老师问“雪是直线降落的吗”。之后这位老师让孩子们仔细观察雪花飘落的状态。我不禁莞尔一笑，原来让学生实地取景写初雪观后感呢。

我忍不住跟着他们的目光去看校园的雪景，学过《四季之美》的他们仿照课文的描写，写下自己的所见——冬天最美是飘雪。柳絮似的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下来，被风刮得在空中打旋儿。过了一会儿，雪下大了，鹅毛般纷纷扬扬，大地一片雪白。能围绕雪这一景致，抓住它飘落的动作，短短几句便写出飘雪动态的美感，我是要给三颗星的。肯定每一个善于表达的学生，就像是在冬天里埋下了一粒种子，之后等他们慢慢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校园的初雪，细心地带来不同的礼物分到不同的年级，将每个孩子的内心沁染得雀跃又旖旎。这份独特且珍贵的天真逸兴更是冬天带给人间的礼物。